

口述

# 小村庄里的“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”

□ 宋悦华

在我家中,有一个用老粗布包裹着的手提包,这个沉甸甸的手提包里,珍藏着婆婆刘玉珍的一生荣耀。

1957年,20岁的济南护士刘玉珍,搀扶着结婚刚满一年的丈夫——抗美援朝伤残军人崔子春,冒着刺骨的寒风,登上了西去的马车,离开了济南荣军疗养院和养育她二十年的故土,来到茌平县孙桥乡腰庄村(今茌平区杜郎口镇腰庄村)安家落户。

“她这是犯的什么傻?放着条件优越的省城不待,放着国家干部不当,非往穷窝里钻,往火坑里跳,真让人难理解。”面对人们的不理解,刘玉珍用40年的默默付出,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

16岁从济南卫校毕业后,刘玉珍被分配到济南荣军疗养院。当时疗养院的病人几乎全是伤残军人,他们都是

从淮海战役的硝烟里、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走出来的英雄,都是为祖国流过血、负过伤的最可爱的人。刘玉珍敬慕他们,无微不至地关心照料他们。在工作中,她结识了茌平籍伤残军人崔子春。为了爱情,19岁的刘玉珍跟崔子春结了婚。

1957年,荣军疗养院动员医务人员支援农业建设。刘玉珍千方百计说服了母亲和家人,回丈夫原籍安家落户。刚到腰庄村,生活就给了刘玉珍一个“下马威”:婆婆年已半百,体弱多病;丈夫身体残疾,又是独子,家庭的重担落在她一个人身上。尽管生活艰难,刘玉珍宁可自己天天靠窝头咸菜充饥,也要把热粥热饭给婆婆和丈夫吃。回家后,崔子春刀口复发却坚决不肯住院,她就用地排车拉着他,每周往返十多公里土路去杜郎口医院看病拿药,回家后给他打针、消炎、换药,再扎上绷带。

春播、夏管、秋收,打药、浇地、割

麦,几十斤的药桶背上肩头,在泥泞土路上拉车前行——凭着惊人的毅力,刘玉珍硬是扛起了所有农活与家务。她将三个儿子拉扯成人,又一一送去部队,孩子们也不负所望,先后光荣入党。女儿与本村青年结婚时,她没要男方一分钱彩礼,还给女儿陪嫁了价值5000元的牲口和农具。

照顾小家,不忘大家。刘玉珍先后担任腰庄村党支部委员、妇女主任、民调主任,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,为了让群众尽快富起来,她几次去济南考察,托亲戚从济南购买了两万只良种雏鸡,一边带头养,一边发动群众养。没钱的,她帮着垫上;没木料搭鸡棚的,她刨了自家的树帮衬。在她的带动下,腰庄村掀起了养鸡热。她还自掏腰包请来农业技术员教村民种植果树,鼓励村民开展多种经营,养兔子、刷彩纸、画年画……带动村民增收致

富。

刘玉珍还是一位出色的人民调解员,累计调处各类纠纷200多起。她用真情守护着这个小村庄的安宁,让腰庄村连续十多年刑事案件零发生。1983年,刘玉珍家庭被评为“全国五好家庭”。1985年,她被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,光荣地参加了全国第二次调解工作会议,获颁证书和奖章;1989年,她被山东省司法厅授予个人一等功;1993年,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“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”称号。

常年劳作透支了她的身体,1996年,刘玉珍不幸因病去世,享年59岁。从城市姑娘到扎根基层的人民调解员,刘玉珍舍弃城市繁华,放下个人安逸,把青春、爱情、责任与一生心血,全部献给了腰庄这片土地,用真诚的付出,诠释了为爱坚守、为民奉献的一生。



## 我的第一张全家福

□ 王新芳

我家的老影集里珍藏着一张我和爸爸、妈妈、弟弟的黑白照全家福。那是40多年前照的,当时我只有五六岁,弟弟也就两三岁的样子。照片泛黄,纸面有几处划痕,有的地方已经磨损得模糊不清,仿佛轻轻一碰,就要碎裂似的。

前一阵子,我把这张珍贵的旧照片送到照相馆,请师傅扫描修复。当崭新的照片递到我手中时,褪色的背景重新清晰:树木上郁郁葱葱的枝叶好像重新焕发了生机;爸妈身上模糊的布料也恢复了往日的质感。凝视着照片上年轻的父母、可爱的自己与弟弟,那些久远的童年往事,恍如放电影一样,一幕幕在眼前铺展开来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家同村里大多数人家一样,告别了土坯房,住上了“金镶玉”的房子——土坯砌内墙,红砖镶外墙。这样的屋子既美观又冬暖夏凉,是我们童年最温馨的港湾。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遍大地,爸妈种地的劲头十足,地里常种小麦、玉米、棉花。盛夏的打麦场,拖拉机轰鸣着碾过金黄的麦秸,爸爸妈妈忙着翻场,我和弟弟帮忙堆麦粒;秋日的玉米地,爸妈弯腰掰下饱满的玉米,我和弟弟跟在身后捡拾,再合力把玉米运到房顶上晾晒;深秋摘棉花的时节,白花花的棉朵绽满枝头,我们忙碌在“白色海洋”里,连吃饭都在田间地头,舍不得回家。

那时,我家开着小卖部和香油坊。货架上摆着针头线脑、糖果零食、烟酒香油等日用百货。幼小的我和弟弟总是趁妈妈不注意,偷拿货架上的糖果或汽水。那时,我和弟弟还常常在妈妈舀完香油后的油锅里用馒头蘸

香油吃。每次,我和弟弟都会掰一小块馒头,围着油锅蘸一圈,然后塞到嘴里,第一口还没嚼完,又开始掰馒头蘸第二圈了。那馒头好香啊,感觉总是吃不够。我家的院子里,养着鸡鸭,清晨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鸡鸣鸭叫,热闹得很。每年,鸡鸭下的蛋,妈妈总会给我们腌几坛,我家饭桌上永远少不了冒黄油的咸蛋。

曾经象征家庭富裕的“三大件”——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,在爸爸妈妈的辛苦打拼下,我家也都有了。他们每人戴着一块瑞士罗马手表,连表链都闪闪发光。家里的那辆大金鹿牌自行车,也载满了温暖的回忆。妈妈常骑着它带我们去姥姥家;弟弟坐在车前的大梁上,我则坐在后座。至今仍记得妈妈骑车时的样子:她让我低下头,左脚踩着脚踏板轻轻滑行,右腿稳稳一抬,“刷”地一下从我的头顶掠过,稳稳地落在车座上。现在想起来,还觉得有趣又甜蜜。

还有那台嗒嗒作响的缝纫机,是妈妈最亲密的伙伴。我和弟弟穿的所有衣物——春秋天的褂子裤子,冬天的棉衣棉裤、棉鞋棉垫,全是妈妈一针一线做出来的。夜深人静时,昏黄的光晕温柔地笼罩着妈妈:她要么坐在缝纫机前,手脚配合默契,针线在布料上翻飞;要么坐在桌前纳鞋底。那缝纫机的“嗒嗒”声,纳鞋底的“刺拉”声,是我童年最温暖的催眠曲。

我六七岁上幼儿园时,还需照看三四岁的弟弟。每天,我都牵着他的手去上学。他不能进教室,就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自己玩耍。日子久了,老师发现了一桩趣事:教室里的孩子还没弄懂的问题,窗外的弟弟反倒能答上来。就这样,这个特殊的“旁听生”被请进了教室。由此,弟弟没等到



作者小时候的全家福

常规入学年龄,5岁便成了一年级的小学生。

端详、抚摸着修复好的全家福,照片上的人影清晰依旧。如今,40多年时光流逝,爸爸妈妈已年过古稀,身体依然康健;我和弟弟都已步入中年,各自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、父亲,并且一

个成了乡村教师,一个做了外科大夫。我们的日子过得蒸蒸日上、幸福无比。

这张全家福,是时光的信物,是亲情的见证。往后的岁岁年年,我都会好好珍藏,也会好好珍惜眼前的每一寸光阴、每一次团圆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